

【闽都新谭】



榕城茶魂：一盏“莫离”香

■钱建忠

“尝出冰糖味了么?”老先生将茶盏轻推至我面前,眼中闪着温暖的光。茶汤澄澈,如初春的闽江水,淡淡的茉莉花香在唇齿间萦绕。我含住一口温热,一股清甜果然在舌尖悄然绽放,似融化的冰糖,又似花瓣噙着晨露——这便是福州茉莉花茶独有的灵魂印记。

我对福州茉莉花茶的深刻认知,始于老先生这份数十年如一日的守护与推动。多少次,从他温厚而饱含深情的讲述中,领略这缕芬芳的魅力:他记忆中的仓山老家,村前小鱼塘连片,塘边遍种茉莉花,村后的长安山也是满山的茉莉花;家家户户都种花,整个夏天茉莉花香飘遍仓山,仓山被誉为“琼花玉岛”。这飘散在他童年空气中的清芬,正是源于闽江两岸沃土孕育的单瓣茉莉花。“闽江口边是奴家,君

若闲时来吃茶。土墙木扇青瓦屋,门前一田茉莉花。”民谣传唱至今。

这方灵秀水土,加上九窰其香、层层淬炼的古法精髓,造就了曾在海上丝路帆影间飘散的独特幽香,直至荣登非遗殿堂,并在2014年成功入选“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”。老先生是这缕香魂最坚定的守护者。十年间,凭着一腔赤诚奔走呼号,将零散茶企凝聚成航船,为这片土地上的芬芳正名。他的目光始终深情地回望着闽江的波光,他的脚步从未离开过茶香的脉络。

我曾多次随他走进茶厂,匠人们在蒸腾的茶气里触摸那份执着——在闽江畔的薄暮晨光中,精心守护着九窰乃至更高窰次的古老法度,将那份独特的“冰糖甜”密码,深深锁入每一片茶叶的脉络。我随老先生赴广西横州,探访春伦、福

民、权辉等这些带着福州血脉的花茶工厂。他为福州茶人在异乡开疆拓土的成就感到欣慰不已。异乡灼热的烈日下,茉莉花田浩瀚如海,蔚为壮观。他长久凝望,俯身轻抚枝叶,指尖沾满花香,却轻声说这香气里少了闽江的“水气”。他随即话锋一转,满怀期望地提及闽江边的新生机:茉莉花茶产业园已在闽清扎根吐绿,言语间,他坚信那些曾远行的茶企,终能循着茶香与机遇,陆续回归故土的怀抱,在这片孕育“冰糖甜”的沃土上,共同书写融合传统精髓与现代创新的崭新篇章。

今日,我们再次跟随他的脚步,踏入承载着百年荣光的福州茶厂。在弥漫着历史沉香的空间里,指尖触碰器物,仿佛能触摸到茉莉花茶文化的厚重年轮。老先生与年轻的厂长、职工们围坐交谈,言语间皆是



殷殷期待。杯中茶影沉浮,恍见闽江潮涌不息,新绿正沿着古老的河岸,向着阳光,倔强地蔓延。这是“莫离”的茶魂。

游武夷

秘的茶文化殿堂。

“我问星辰,星辰说:你在等一杯茶;我问这杯茶,茶说:你在等待自己心中的梦中之梦……”在铿锵有力的诵词中,为我们送上一场精彩绝伦的视觉和听觉的茶文化盛宴。这一夜,我们置身于武夷山的山水之间,观看了真山真水真人的演出,尽情欣赏武夷山的迷人风采,充分体验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。

五月初的武夷山,天气晴好,气温适宜,一场阵雨之后,空气中湿气大增,变得更加清新。在武夷山星村镇经营茶企的朋友趁着好天气,带着我们探访她位于三才峰附近的茶山。

三才峰坐落在九曲溪的二曲溪南,是武夷山著名的九十九岩之一,三座山峰并立,亲密共存,相依为命,使人产生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之感,因取《易经·系辞》中的“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地道焉,兼三才而两之”之说,取名三才峰。站在观景台,远眺三才峰,群山环抱、云蒸霞蔚,碧水悠悠、青山倒影,四周诸峰拱卫,三面九曲溪环绕,武夷美景尽收眼底。

朋友带我们去了她家位于三才峰附近两座小山包似的网红茶山,徜徉在这个最吸睛的茶园里,空气中弥漫着茶叶淡淡的香气,似有若无,如同一条轻柔的丝带,在我们的鼻翼间回旋、舞动,那是一种树香与大地芬芳混合在一起的独特气息,让我们不禁沉醉其中。放眼望去,两座小山包上是满眼翠绿、层层叠叠的茶树,云雾如一条绿色玉带缠绕茶山,静静侧耳倾听,山水声潺潺,此情此景,宛若身处一片亦真亦幻的人间仙境,一股妙不可言的感觉在我的内心深处慢慢升腾。

听朋友说,如果碰巧在云霞满天的时刻来到这里,更能领略到大自然的奇异美景。微风拂过,茶山脚下的情人湖面波光粼粼,倒映着湛蓝天空与翠绿茶海,仿佛世外桃源般的美景让人沉醉。此时此刻,倘若在这里摆上一张茶几,品一泡好茶,茶香四溢,唇齿留香,美景与茶香相得益彰,让人在品茗中尽情享受宁静与惬意。

这里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绝佳的取景地,也是鸟儿的天堂。天晴时,天空湛蓝,湖水清澈,如诗如画;下雨时,雾气缭绕,美不胜收,宛若仙境。这片丹霞风光,绿树环绕,青山横斜,如同一幅天然的水墨画,美得令人窒息。一直以来,我都渴望着去邂逅那些美丽的风景,感受不一样的人间烟火。这一次,当我踏上这片土地,闻着这一树茶香的那一刻起,我就知道,这次度假一定是收获满满。



熊宏娇图

梦中的额吉

■陈国亮

如盘旋于群峰之巅的雄鹰,终有一日能挣脱束缚,翱翔于属于自己的辽阔天空。她用自己全部的坚韧,为我铺就一条通往独立与坚强的路。

如今,人生的风景我已看过大半。生母的面容,于我,仍是梦中的影像,却又无比清晰、无比温暖地烙印在心底最深处。她从未真正参与我的生活,却仿佛以另一种永恒的形式存在着——她的爱,是穿透漫长岁月黑夜的星辰,是照亮我蹒跚前行道路的永恒微光。

那首《梦中的额吉》,让我知道了“额吉”这个蒙古语词汇。奇妙的是,这个异族的称呼,仿佛一道桥梁,瞬间连通了我心底那从未能呼喊出口的思念。从此,“额吉”便成了我心中对您——我从未谋面的生母——最私密也最珍贵的呼唤。或许正因从未能现实中唤您一声“妈妈”,这个借来的“额吉”,才显得格外贴切,它承载了太多汉语里难以尽述的思念与渴望。

我时常在梦中与您相见,我的额吉。梦中,您总是那样温柔慈祥,眼眸中盛满了无声的怜惜与深沉的爱意。在那里,我终于可以卸下所有伪装,像一个迷途已久、满腹委屈的孩子,向您倾诉这六十年来积压在心底的辛酸、孤寂与无人诉说的苦难——幼年时对母爱的懵懂渴望,成长中的迷茫与自卑,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,内心的怯懦让我错失多少机会,至亲离世带来的钝痛,还有那永远无法填补的、对您怀抱的原始渴望……您总是静静地听着,不发一言,只是用那双无比温暖的手,轻轻抚过我的面颊,拂去梦中滚烫的泪痕。那无声的抚慰,胜过千

的方式塑造了我的一生。她的严厉管教,像武夷山间凛冽的朔风,吹得我童年时胆怯、畏缩,遇事总想退缩;可她如山岩般的坚韧与无私,又为我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天空。她的爱,无声无息,深沉内敛,如同武夷山顶的岩茶,不张扬,不浓烈,却日复一日浸润着我生命的土壤。在生活的重压下,她从不抱怨,用布满老茧的双手为我编织一个虽清贫却安稳的港湾,脸上总带着一种近乎倔强的微笑。

年少时,我或许不解,甚至畏惧她那如芒在背的严厉。然而,时光是最耐心的老师。当人生的风霜染白了我的双鬓,我才真正读懂那份严厉背后笨拙却炽热的期待——她期待我能如武夷山崖上的松柏,在贫瘠的岩缝中深深扎根;期待我能

【风闻闽都】



有一种遇见,叫一眼千年。瑞岩山于我亦是如此。遇见瑞岩山,是在盛夏来临之际。

瑞岩山,位于福清海口镇,古称瑞岩丹洞,分前后二岩,前岩为宋宣和年间团栾居士所辟,后岩为明嘉靖年间抗倭名将戚继光发动军士所辟,有“三十六洞天”和“七十二景”之称。

瑞岩山最著名的景点莫过于弥勒佛像。相传,弥勒佛像为当地人吕伯恭召集远近百余名石匠,经实地查勘,依照岩石自然形态及山势走向雕凿而成。始建于元至正元年(1341),竣工于明洪武元年(1368),历时27年。佛像高9米,宽8.9米,厚8米,盘腿而坐,袒胸露脐,笑容可掬。让人惊叹的是在石佛的腿、腰部,还雕琢了3尊形神兼备的小罗汉。弥勒佛像造形匀称,线条流畅,其规模之宏大和雕工艺术之精美皆令人叹为观止,为中国最大的立体石弥勒佛坐像,于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瑞岩山值得称道的还有摩崖石刻。据《福建省文物志》记载:瑞岩山有宋、元、明、清摩崖石刻170多段,其中有宋代驻军于此的任子宁,元代福建行中书省奉训大夫理问官王伯显,明代内阁首辅叶向高、抗倭名将戚继光、礼部尚书陈经邦等的

题刻。为福建省内为数不多的摩崖石刻群之一,于1998年10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瑞岩山上最早的题刻为宋代,现存的有6处。其中任子宁游瑞岩题刻位于观音洞旁,长方形,楷书:“廊延任子宁驻军瑞岩,拉王崑起、阮图南、叶嗣忠杖屐游石门,而汲泉煮茶,清赏终日,超然有物外之趣,回首尘劳,良可叹也。绍兴丙辰中秋题。”绍兴丙辰年即1156年,迄今869年,为瑞岩山现存年代最早的摩崖题刻。

瑞岩山最大的单体摩崖石刻“天章岩”位于莲花峰南,每字一米见方,相传是为纪念李罗天章重兴瑞岩之功而题写。对此,也有人质疑是否与福州乌山上宋代程师孟题写的“天章台”石刻有关。

“天子万年”榜书刻于一块高约3米的巨石上,其面积仅次于“天章岩”。左右两边各有一块巨石竖立,三块巨石并排,如同左右侍者簇拥着君王。落款为“万历辛亥岁端阳日镇臣施德政敬书”。施德政是平苏太倉人,武进士,史书评其“平倭有功,剿逐红夷,闽人德之”。施德政于万历二十五年(1597)始任福建南路参将,由于征倭取得胜利,提升为福建总兵。明万历三十九年(1611)五月初五,施德政登瑞岩山,纵览山海风光,写下“天子万年”,抒发尽忠报国、横扫夷寇、保国卫民的

豪迈情怀,期许“江山永固”。

叶向高的“谢政归来”题刻位于前岩登山道旁,行书,9行104字:“谢政归来,钦命礼部主事熊文灿护行,因邀同汪令尹洵论、吴指挥应珍登瑞岩有赋:使节相将万里遥,名山还喜驻征钲。青梦洞里扞残羯,绿树亭边晚眺潮。花鸟总知春事好,林泉偏觉圣恩饶。扶策更上层台望,缥缈彤云护紫霄。万历乙卯仲春,邑人大学士叶向高书。”

叶向高曾历官三朝,两进中樞,独相七年。出任内阁首辅期间,朝廷纲纪废弛,积弊日深。其上疏百余篇,均不被皇帝采纳。万历四十二年,辞官归里。翌年仲春,叶向高在福清县令汪洵论、指挥吴应珍陪同下,重游瑞岩山,写下《谢政归来》。

“谢政归来”旁靠近地面悬岩上的“第一洞天”四字榜书,为叶向高儿子叶成学手书。这也是迄今所发现的叶成学唯一摩崖题刻。

由石磴从巨石罅间穿行而上,山顶有供观音摩崖造像的石亭,旁侧有经幢一座。经幢下有一巨石,名曰:“独醒石”。相传,戚继光平定倭乱之余常在此休憩。“独醒石”与于山戚公祠旁的“醉石”遥相呼应。戚继光曾驻军于瑞岩山,为抗击倭寇开辟了练兵场。如今,在半山腰处依然可见一块数百平方米的花岗石,相传即为当年的练兵场,边上有一摩崖石刻“点将台”。遥想当年,

【坊巷里弄】



言万语,直达灵魂深处,给予我最深的安宁。

母亲啊,我梦中的额吉!您的形象,是养母日复一日辛劳身影的叠印,是梦中那一抹挥之不去的温柔,更是我心中永恒不灭的爱与思念之源。您的“存在”,让我彻悟:母爱,并非一定要环膝下。它可以深植于心,可以在午夜梦回时相见,更融入每一次跌倒后咬牙爬起的坚韧里,流淌在养母那杯无声却醇厚的岩茶之中。纵使白发苍苍,那份源自生命本初的思念,那份对完整母爱的深切渴望,依然如初,未曾有半分消减。

我深深感激我的养母。是她,以自己并不宽阔的胸膛和粗糙的双手,用她特有的、混合着严厉与坚韧的爱,一点一滴地填补了我生命中那巨大的、因您缺席而留下的空洞。是她,让我在缺失中,依然真实地触摸到了母爱的形状与温度,学会了在风雨中站立。

我也永远怀念您,我梦中的额吉。是您那从未真正给予却又无处不在的“存在”,让我深刻理解了母爱的纯粹、崇高与至高无上。我借由那首蒙古歌谣赠予您的这个称呼——额吉,它已不属于我的血脉,却深深融入了我的灵魂,成为我思念您时最私密的语言。

带着这份双重的、沉甸甸的爱——养母赋予我行走于世间的力量;您,我的额吉,赋予我灵魂深处的星光与慰藉——我将在人生余下的旅途上继续前行。前方或许仍有崎岖风雨,但我知道,我不再孤单,也不再畏惧。因为您们的爱,已化作我心中不灭的灯火,永远、永远为我照亮归途与前路。

■缪淑秀

这位令倭寇闻风丧胆的民族英雄立于高山危石之上,远眺沧海,心中定是思绪万千,时刻自警,众人皆醉我独醒。

在莲莱峰南的望阙台旁,刻有戚继光诗:“十载驱驰海色寒,孤臣于此望乘鸾。繁霜尽是心头血,洒向千峰秋叶丹。”此外,戚继光还留有《宜睡洞》《振衣台》诗两首。

醉醒石下方有一石刻“名山洞府”,为万历皇帝朱熹御赐予大学士余有丁,也是福州十邑已发现唯一的皇帝手书题刻。余有丁(1526—1584)字丙仲,号同麓,浙江宁波人。明嘉靖四十一年(1562)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。张居正病重时,举荐他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,与申时行、王锡爵同居内阁,共同辅政。后拜少傅,晋升为太子太傅。

“今上手,书赐大学士余有丁。大明万历辛亥岁(1611)孟夏望日,四明原任江西左布政使、前福建监军副使臣柴深男,镇守浙都督府中军官臣柴以泰敬摹上石。”余有丁逝世17年后,该墨宝被摹刻在瑞岩山上,大概因为柴氏兄弟认为瑞岩山风光是名副其实的“名山洞府”吧。

瑞岩山风景区现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,距福州城区50多公里,于尘嚣之外,为人们在忙碌与纷扰之间,守望着一方可以归属的心灵静地。或谢政归来,或慕名相遇,任时光怡然于山水之间,一醉千年。

党进的宠物观

■李伟明

《续资治通鉴》第九卷载,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(977)十一月,马军都指挥使党进出任忠武军节度使。接着,书中提到,党进掌管官禁警卫十二年,在京城街巷巡逻时,但凡遇到饲养奇禽异兽的,必定命令手下取过来放生,并且骂这些养宠物的人:“买肉不去供养父母,反而饲养禽兽!”

党进是北宋初年的一员勇将。据《宋史·卷二百六十·列传第十九》关于党进这一节记载,宋太祖开宝二年(969),后来大名鼎鼎的“杨家将”首领杨业也曾经被党进打败过(当时杨业尚未投宋)。遗憾的是,党进任忠武军节度使一年多之后,有一天回家,看到一条大蛇盘在床上的睡衣中。一怒之下,他将大蛇烹食了,不久因病去世,年仅五十一岁。

党进这样的“粗人”,自然是没闲情养宠物的。他不仅自己不养,还见不得别人养,认为有钱应该买肉养父母。现在的人生活条件好了,养宠物如家常便饭,当然未必理解这个看法,甚至觉得党进这人“太老土”。但在物质匮乏时代,党进的宠物观并不可笑,倒是实在得很,可以说是一种很朴素的价值观。

不说那么久远的事,就说几十年前吧,我们在农村生活,就不可能有条件养宠物。别说要花钱的宠物,就是不需要花钱但可能要花点时间的小动物,比如养一只抓来的小鸟或几条小蚕,多数家长也是不支持的。记得有一个同龄邻居,偷偷地用火柴盒养了几条春蚕,眼看着它们一天比一天大,从黑乎乎到白白胖胖,越来越

可爱。不料一个不小心没藏好,被他父母发现了。至今犹记,他母亲二话不说便把盒子夺过来扔在地上,一脚踩个稀烂……这个同龄伙伴失声痛哭,连我们旁观者都心疼不已。可是,其家长的理由很简单,不能让这些“没用”的小东西耽误了学习或干农活的时间。

党进所处的时代就更不用说了,大多数家庭显然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。正因为如此,他不让别人养宠物,有一定的合理性。虽然工作方法简单粗暴,但话说回来,在那个年代,哪有什么精细的管理方式呢?今人无须笑古人,看问题当然不可回避人家所处的客观环境。

如今时代不同,物资越来越丰富,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养宠物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,不管男女老少,只要有兴趣,都有条件参与其中,养猫养狗养鸟养鱼算是很寻常的,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我们孤陋寡闻者听都没听过的动物呢。宠物不仅有市场,还有专门的医院。不过,不管养什么、怎么养,前提条件还是要量力而行,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取舍;要适可而止,在时间上合理安排,不要本末倒置,耽误正经事;要以人为本,不必让宠物代替一切,尤其是取代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交往。

【我思我想】

